

石油管道报 周末

2009年7月3日
第3822期(总第4530期)
《周末》第110期
邮发代号: 17-96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主办
□E-mail: qingsu99@sina.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46
□http://www.gdb.net.cn

SHIYOU GUANDAO BAO

□新闻热线: 0316-2176142/2176140

●特别推荐

今天还能上清华吗? 数学得四分 的季羨林

雷振岳

《我的老师季羨林之学生时代》一书,使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再次成为公众焦点。钱文忠披露,季老上高中时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只得4分。“那时像钱钟书也是15分,吴晗0分,但是后来都成了大家,你怎么能否认他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的贡献呢?所以这要反思我们今天的招生制度,是不是应该给偏才学生开一个单独的通道?”

高考数学成绩4分也能上清华大学,我们无从得知背后的录取细节,可能季羨林的学术气质那时就

已有所展露,所以清华大学才对这位特殊人才高抬贵手。联想到数学得15分的钱钟书也能上清华大学,可见清华对于另类人才、偏才怪才不是一般的重视,而是高度赏识。这个特殊通道造就了季羨林、钱钟书之类的博学大师,使他们成为后人仰视的“人才高山”。

我无意将此同今天的教育制度进行对比,尽管我们大声疾呼“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多一批人才”,可实际人才标准唯分是从、分数至上,雷也撼不动。这种制度在强调了教育公平

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公,那就是对特殊人才缺乏必要的制度关怀和人文关怀,缺乏应有的特殊通道,将更多另类人才挡在了社会认同之外,造成人力资源和拔尖人才的流失。当今教育的灵活性、人文性和规律性,与“季羨林时代”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种制度已养成了“惯性的执行”,以致于出现一点儿不公,哪怕是选择了优秀人才,也“人人喊打”。最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清华大学2009年招生增加特别推荐环节,中学校长可推荐优

秀生或特长生,名额不占学校的推荐指标。不少人认为让校长直接推荐会增加腐败因素和教育不公,却没有认识到此举对教育观念、人才观念的拓荒价值。还有“90后美少女作家”蒋方舟,虽已出版9部作品,而对“清华有意降60分调档”,社会缺乏谅解。整个社会对个性人才非常歧视,不愿放松、放宽录取标准,如此多样化人才的选择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曾谈到哈佛大学的招生模式启示:“哈佛的入学

考试有75个分值指标,其中文化知识考试只占1分,其他是研究能力、艺术技能等多项指标。一个学生如果作曲才能十分突出,哈佛就派专家组通过他创作的曲子评定其艺术才能,如此项合格,即可进入哈佛深造。高水平大学应该荟萃各种人才,如果都用一个模子招生,那么一些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因此被埋没。”对个性化人才非常赏识、重视,这还不是“季羨林时代”的常规做法吗?但愿这能改变我们振振有词的“分数崇拜”,为另类人才设置、开辟绿色通道。

●特别报道



笑脸



5月20日至6月8日,管道新闻中心3名报纸和电视记者,以“重上涩宁兰”为主题,深入施工一线采访。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上,管道建设者们虽然每天与轰鸣的机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伴,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态度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记者被他们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并满怀深情地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建设者们一张张灿烂而又生动的笑脸,以此表达记者心中的敬意:

把一粒笑的种子
深深地种在心底
纵是一块荒僻的土地
也滋长了这一粒种子

笑的种子发了芽
笑的种子又开了花
花开在高原的长风里

也开在气龙身旁的浅草中

吊管机的长臂上
开着笑的花
天空的白云里
也开着笑的花

播种者现在何所在呢
那只盘旋的苍鹰
永记得你那灿烂的笑
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

摄影 彭同乐



生命的红飘带

本报通讯员 李延明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我的梦境中,总有一条红色的飘带一直不断引导着我走出困境。

那是2月的一天,头天刮了一夜的风。早上我到管道四公司中哈二期项目工地最西边的1号营地办事。1号营地距离哈萨克斯坦克孜州府560公里,其中480公里是柏油路,还有80公里是草原路。正常情况下,从项目部驻地出发,车辆行驶6个小时可以到达1号营地。那天我坐在车里欣赏着车窗外的雪景,越野车一路向西北驰骋。行驶了4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到了阿拉尔斯克镇,然后下公路沿着一条时隐时现的草原路向东行驶。

这条草原路是营地通向外界的第二条道路。第一条路比这条路少走80公里,道路高低不平,而且岔路多,极易迷路,为了安全起见,第一场雪后就关闭了。这条路是营地到阿拉尔斯克镇购买生活用品的必经之路,路上途经两个小村庄,路况相对来说还可以。这是入冬以来1号营地与外界唯一的通道,用生命线来形容它再恰当不过了。

越野车沿着雪地中延伸到远方的车辙印,一路颠簸向前行驶。由于语言不通,司机和我都沉默不语,车内音响播放着听了千百遍而稍感厌烦的哈国歌曲,打破了车内略显沉闷的气氛。渐渐地,我们眼前的车辙印在最后一个村庄里消失了,司机凭着多次行走的

经验继续向前行驶。“不用了多长时间就到营地了”,在翻肠搅肚的颠簸中我这样想着。车行驶了大约两三公里后,我发现司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会是迷路了吧?”我心里猜疑。时间已是下午3点半,这里属于通信盲区,手机没有信号,虽然车内备有应急用的饼干和桶装水,但是如果天黑之前我们找不到通往营地的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冻上一宿,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当地司机在被雇用之前都要经过行车安全培训,所以他不会把车开得离村庄太远,要是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原路返回。就这样,司机和我开始了找寻道路的旅程。

四周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出丝毫的车辙印。越野车就像一条迷失在大海的小舟,在高低不平的荒原中无助地瞎闯。车外起风了,刮得车窗呜呜作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再找一会儿,实在不行就回去。”我默默念叨。车窗外,高处的积雪被风吹向低洼的地方,我这才想到低洼路面上即使有车辆经过压出的车辙印,昨晚刮了一夜的大风也早被积雪覆盖了。

我们继续艰难地寻找通向1号营地的道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无意中一抬眼,我眼前一亮。在很远处有一点红色在寒风中飘舞,这时司机也看到了,我俩对视一下,哈哈大笑,我不禁大声喊道:“我们有救了!”

司机加大油门,向那红色驶去。原来在路边的一个高坡上有一根一米高的铁棍,上面系了根红布条,在白茫茫的荒原中煞是显眼。布条下面焊了根指引方向的小铁棍。沿着铁棍指引的方向我们向前急驶,行走了一公里后又看到同样的红布条出现,我们不断前行,红布条不断增多,一

根、两根、三根……一根根红色的布条出现在眼前,不断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特别注意到红布条一般是一公里左右就出现一根,在道路的转弯儿处这样的红布条会增加到3根,以提醒司机方向。沿着红布条指引的方向行驶,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响在耳边的哈国歌曲似乎也变得节奏欢快、悠扬动听了。

按照路旁不时出现的红布条指引,越野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终于看到了营地高高的水塔。

经过了解,原来是营地领导考虑到和外界连接的那条到阿拉尔斯克的生命线非常不好走,极易迷路,下雪后迷路的几率更是大大增加,所以第一场雪之前就在我们车辆必经的道路上插上了绑着红布条的铁棍,指引车辆出入1号营地。

一根红布条,很普通,但是在迷途人眼中却是指向希望之路的明灯。正是靠着这条绵延不断的红色走廊,员工们得以在茫茫荒原中安全出入,时间久了,项目员工都亲切地称之为“生命的红飘带”。

●七日谈

李付春

低头是一种智慧

明知道此处限高,不低头是过不去的,还要强行挺胸抬头通过,那结局肯定很惨。

年轻时的富兰克林去拜访一位老前辈,他挺胸昂头,大步流星,进门时,“嘭”地一声,额头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顿时肿了起来,疼得他哭笑不得。老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了笑说:“疼吧?可这是你今天最大的收获。一个人想要洞察世事,练达人情,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当成了一次悟道,他牢牢记住前辈的教导,把“记得低头”作为毕生为人处世的准绳,最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及外交家。

富兰克林低头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农田里的稻谷。越是颗粒饱满的稻穗,越是躬下身,将头垂得越低。那些在稻田里趾高气扬、挺胸抬头的都是些秕子,无论谁走到跟前,它们始终都把头抬得很高。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牛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牛辛勤耕耘,不图回报。牛以它高尚的精神、踏实的作风、平常的心态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品格。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祖国、为人民勤奋工作,甘为孺子牛的人。

这二人的共同特点是低头做事,踏踏实实做事。低头并不意味着自卑,而是一种谦虚谨慎,做事不张扬才是实干家。

在我国古代,淮阴侯韩信曾经低头,忍受胯下之辱,那需要忍受何等的耻辱,更需要多大的勇气;三国时期,刘备曾经低头,三顾茅庐,屈身恭请孔明出山,诸葛亮不负众望,辅佐刘氏父子打天下;越王勾践曾经低头,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并了吴国。

他们绝非等闲之辈,让他们低头何其容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此时放下架子,是因为在低头那一刻就坚信将来有一天自己的头会高高扬起。低头不过是他们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缓冲”。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遇到事情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这个道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该低头时且低头。低头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气度。当然,低头更要有一种勇气,假设你放不下架子,就不具备这种智慧,也就很难获得成功。